

理戈果

斯节邦諾夫著

0424

作家出版社

果戈理

季莫非耶夫主編 俄羅斯古典作家評傳之一

斯节邦諾夫著

滿 濤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Н. СТЕПАНОВ

Н. В. ГОГОЛЬ

据 «КЛАССИ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Л. И. ТИМОФЕЕВА
(ДЛТИЗ, МОСКВА, 1953) 译出。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大街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287 字数 5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13/16 插页 2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定价(7) 0.29元

果戈理

偉大的作家，天才的諷刺家和農奴制度的無情的揭露者尼古拉·華西里耶維奇·果戈理，在俄國社會生活和文學的歷史中起過重大的作用。

“……世界上已經很久不曾有過一位作家，對於自己人民，像果戈理對於俄國一樣重要，”^①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於果戈理曾經這樣寫道。

作為一位大胆暴露沙皇俄國的專制農奴制度的現實主義作家，果戈理以強大的諷刺的力量，揭露了當時貴族與官僚社會的駭人聽聞的丑惡，痛斥並揭穿了它的反人民性質。果戈理的創作加強了批判現實主義傾向，對俄國文學的發展發生重大的影響。十九世紀所有的大作家都受到果戈理文學的發揚和批判階級。

列寧提到過新的民主主義文學和果戈理傳統之間的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文集”，國家文學出版社，1947年版；第三卷，十

牢固的关系。在“向民主主义的又一次进军”一文里，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的几句话：

……那日子可会来，

（来吧，来吧，渴望的日子！）

人们从市场梢回来

不是勃留赫尔，

不是愚蠢的绅士先生，

而是别林斯基和果戈理？——

列宁写道：“一位老辈俄国民主主义者所渴望的‘日子’来到了……”民主主义的著作开始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理解，并且这种新的文学浸染着……“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思想，正是由于这些思想，这些作家才被涅克拉索夫所珍贵——正像被俄国每一个正派的人所珍贵一样……”^①

列宁这里所讲的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思想，首先就是争取人民从地主和沙皇官僚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对于专制农奴制度各种现象以及它的反人民性质的批判与斥责中。正因为这一点，尽管见解不彻底，尽管有着悖谬和错误，果戈理与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接近起来，用艺术形象揭露了伟大的民主主义批评家在论文中那样愤怒而且猛烈地加以抨击的现实的某些方面。

① “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二八六页。——原注。

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了諷刺作品對於蘇維埃時代的重大意義，優秀的俄國古典文學傳統、果戈理和謝德林的傳統對於蘇聯作家的重要性。

果戈理的傳統在蘇聯文學中具有重要而且富有成效的意義，幫助創造出這樣一種可以促進新事物與舊的、僵死的、阻礙前進的事物進行鬥爭的文學。果戈理的历史作用就在於這方面，他用諷刺的烈火打破農奴制時代俄國社會中的一切否定的、腐朽的事物，從而促成新事物的誕生。

尼古拉·華西里耶維奇·果戈理於一八〇九年三月二十日（新曆四月一日）誕生在波爾塔瓦省密爾格拉得縣大索羅慶采鎮。果戈理的双亲——華西里·亞芳納西耶維奇·果戈理——楊諾夫斯基和他的妻子瑪麗亞·伊凡諾夫娜——是烏克蘭的地主。華西里·亞芳納西耶維奇·果戈理以博學多才，教養卓越，對文學和戲劇的濃厚興趣馳名於鄰近的地主中。未來作家的童年，是在他父親的田莊，密爾格拉得縣附近的華西里耶夫卡村度過的。

舒適的地主之家，廣闊的幽美如畫的花園、池塘——這是果戈理童年時代所處的環境。

然而，一種不安的憂慮已經闖進華西里耶夫卡村的家是式的、莊園式的靜止和寂靜中來，大家擔心的是怎樣

适应那專橫地对閉关自守的自然經濟發号施令的市場的要求和需要。

作家的父亲华·亞·果戈理是几部烏克蘭文喜劇的作者，这些喜劇在果戈理的一位远亲特罗欣斯基的家庭劇場的舞台上，在基平采田庄上演出过。果戈理全家时常去那里作客。在基平采，常常聚集着一大堆人，那里經常排演戲劇，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的藏書室。

一八一八年，果戈理被送到波尔塔瓦的县立小学讀書，在那里學習了將近二年，然后进了剛开办不久的涅仁“高級科学中学”。从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二八年，果戈理是在中学里度过的。未来的作家的見解和性格开始形成的这几年，正是民族自觉高漲和热爱自由的思想得到广泛傳布的时候。这种高潮的基础，是由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中俄國人民的偉大爱国功勛所奠定的。

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給予俄国先进思想的發展以强大的推动力，喚起了对于專制制度的殘暴和封建农奴制关系的落后性的極度不滿。这几年的政治气氛，在極大的程度上是被革命运动的成長，其次是被以十二月党人的失敗为結束的參議院廣場事件^①所决定的。

涅仁虽然离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中心很远，但是緊張

① 參議院廣場事件指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人是一些参加过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并且具有先进思想的貴族革命家，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們曾在彼得堡參議院廣場上起义。

的社会斗争的迴声也波及了中学。中学生們背誦着雷列耶夫的詩，閱讀着“北極星”，普希金的热爱自由的詩，他的以手抄本形式流傳于世的“自由的頌歌”——“自由頌”。涅仁中学的教师中間有一些进步人士，例如自然法教授別洛烏索夫。在一八二七年，甚至發生了控告別洛烏索夫和其他几位进步教师“自由思想”罪的“案件”。他們的罪狀是“發表政治方面犯罪的議論”，教課常常代以“政治評論”，學生們对于被学校当局認為“危險的”作家熟悉得如數家珍。學生們也有被这自由思想“案件”牽累的：他們受到傳訊，被迫对老師們提出証言。果戈理热烈地同情別洛烏索夫，提出了有利于他的証言。中学校，特別是別洛烏索夫，在果戈理世界觀的形成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果戈理生来体弱多病，又畏怯怕羞，所以对于中学同學們的喧囂的游戏总是疏远，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讀書上。他在写給父亲的信里不断地要求把新出版的書籍給他寄来。这几年特別使果戈理感觉兴趣的是詩。普希金是他心爱的詩人，他把“茨岡”、“波尔塔瓦”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开头几章抄在練習簿上。

果戈理爱好讀書是同學們都知道的，于是把他选做学校圖書館的管理員，杂志和書籍都是他們湊錢購置的。

他的最初的文学習作也是在这时候开始的。早在一八二五年，果戈理就参与編輯中学里一个手抄的刊物“文学殞星”，写过詩，甚至还写过悲剧“强盜”。可惜这些早期

的習作沒有能流傳到今天。我們只能根據同學們的敘述知道散文體的諷刺作品“閑話涅仁”(又名“法律不為傻子設”)的一些內容，這篇作品証明這位未來的作家有着早熟的諷刺才能。

中學時代的果戈理的另外一種嗜好是戲劇。果戈理熱情地參加中學校的戲劇演出，寫劇本，畫布景。他主要是扮演老头子和老太婆一類喜劇角色。因此，果戈理在馮維辛的“執袴少年”里非常成功地扮演了普羅斯塔柯娃的角色。

還在少年的時候，果戈理就非常熟悉烏克蘭鄉村的生計，熱烈地愛好烏克蘭的童話、歌謠、傳說。在涅仁，果戈理也依然關心着人民生活。他的一個中學同學回憶說，果戈理經常到馬格爾基——涅仁的郊外去。“果戈理在那邊農民中間有許多朋友。有人舉行婚禮，或是發生什麼別的事，再不然偶逢天氣晴和的佳節，果戈理是一定到的。”

一八二五年父親的逝世，對於果戈理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使年輕人開始考慮到自己的前途。還在中學時代，果戈理就對涅仁“俗物們”的枯燥無味的生計懷着不滿，產生出要把自己的力量奉獻給高尚而崇高的目標的渴望。一八二七年他從涅仁寫信給他的一個親近的朋友唯索茨基說：“……跟沒沒無聞的人們一起葬送在死一樣的沉寂中，是多麼痛苦啊！你知道我們這裡所有的俗物，所

有涅仁的居民。他們用世俗和猥瑣的自滿的外壳撲滅了人的崇高使命。而我却必須偷生在這些俗物中間……”

關於前途，關於施展力量為人類服務等等的想法，那時就已經抓住了果戈理。他在腦子裡翻來復去琢磨着“所有的情况和政府職位”，以便決定自己的使命，找到這樣的一種職務，他可以變得“真正對人類有益”。果戈理在一八二七年寫給親戚柯夏羅夫斯基的信里說，他已經有兩年從事“研究其他民族的法學”和“對於一切人都是基本的自然法”，他發誓“決不喪失短促生命中的任何一分鐘，不為人類增進福利”。

這種對於果戈理年輕時候朦朧嚮往的為社會造福的活動的渴望，對於庸俗的自滿自足的強烈否定，在他流傳到今天的第一部作品——長詩“漢斯·古謝加頓”里得到了表現。這部長詩可能在涅仁時就已經寫成（果戈理把它的寫作日期定為一八二七年），其中的主人公也像作者本人一樣，被對於活動的渴望煎熬着，要跟小市民式狹隘的生活世界斷絕關係。

是不是愛過榮譽的靈魂

愛上了人世的猥瑣？

是不是對幸福尚未忘情的靈魂

還沒有厭倦人世的騷亂？——

果戈理在長詩里寫道。

這些關於未來活動的青年人的狂熱的夢想，把果戈

理吸引到首都，到辽远而诱人的彼得堡去，他希望在那里，自己的才干，自己的为人类福利服务的渴望能找到用武之地。

一八二八年夏天，果戈理从涅仁中学毕业出来，回到华西里耶夫卡母亲的身边。在同年十二月，就同一位朋友丹尼列夫斯基一起到彼得堡去了。

果戈理在一八二八年十二月末到达彼得堡。他和丹尼列夫斯基一起住在豌豆街一幢廉价的寓所里，那里是小官吏和其他公务员的栖息之所。

彼得堡冷冰冰地接待了这位来自僻远的外省的心情兴奋的青年。“为人类服务”的梦想，等到进一步熟悉首都之后，很快地就暗淡下去了。

果戈理到处碰壁。他从彼得堡寄给母亲的第一封信（一八二九年一月三日发）就已经浸透着悲观失望的心情，果戈理在信里诉说“为忧郁所袭”，他大约有一礼拜之久坐在房间里，一点事情也不干。他的失败使他“对一切漠不关心”。带来的介绍信没有用处，差使没有找到。首都生活对于钱囊羞涩的青年是过分昂贵的。这说明了他在同一封信里的诉苦的原因。“……我觉得彼得堡完全不像我所想像的，”他写信给母亲说，“我把它想像得更美，更壮丽，别人所散布的关于它的传闻也都是假的。在这里，过的不完全是猪一般的生活，就是说，每天还有一顿白菜汤和粥吃，价钱可比我想的要贵得多……这一切使我像生活

在沙漠中一样，我不得不放弃最大的欢乐——看戏……”

果戈理在文学事業方面也遭到了痛苦的絕望。他寄托在長詩“汉斯·古謝加頓”上的希望，沒有能得到实现。一八二九年用“亞洛夫”的笔名出版的这部長詩，沒有获得成功，受尽了嘲笑的批評。作者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于是果戈理从書店里收回了几乎全部存書，把它們銷毀了。

經過这些失敗之后，作家心灰意懶，勇气頓挫，忽然决定离开俄国。可是，果戈理在国外耽擱得并不久；他到了盧卑克，就轉回来了。

登台演戏的嘗試，也沒有获得成功；果戈理作为演員的真正现实主义的才能和机械地学来的、因循慣例的表演方式根本是格格不入的，而那种方式却是剧院監督要求于一个演員的。

在一八二九年末，果戈理終於在国家經濟与公共建筑局謀到了一个小官吏的职位。然而，果戈理在这个职位上做得并不久，在一八三〇年四月，又轉到封地局当一名文牘。青年人关于崇高的国家意义的服务的夢想就此告終了！

他的經濟情况也很拮据。在他父亲死后，家庭的收入急剧地減少了。田庄抵押了出去，母亲瑪麗亞·伊凡諾夫娜要維持兒子的生活和在經濟上收支相抵，是越来越困难了。

果戈理在这些年里受尽了彼得堡大部分毫無保障的

公務員都要遭受到的艰辛与穷困。“我有点习惯于寒冷了——我只穿一件夾外套熬过了整整一冬，”他在一八三〇年四月二日的信里帶着憂愁的譏諷告訴母亲說。

果戈理在局里做了一年左右的官員，只升到副股長的職位。然而，宦海浮沉的生活對他很少吸引。他在这整整一年中孜孜不倦地到美术学院去学繪画。他在那里熟悉了一些艺术家和他們的生活，后来被他描写在中篇小說“肖像”里。他的文学写作也重新恢复了。可是，他現在已經不再写“汉斯·古謝加頓”一类幻想的浪漫主义的長詩，而去求助于他所非常熟悉的烏克蘭生活和烏克蘭民間文学了。

他在給母亲的信里請求告訴他一些迷信的傳說和故事，“关于拜节歌，关于聖約翰节，关于女落水鬼等等也講上几句……在普通老百姓中間流傳着許多迷信故事，駭人听聞的童話，傳說，各式各样的奇聞逸事……”果戈理需要这些知識来写他已經开始动笔的一組烏克蘭中篇小說，不久之后这些小說就構成了“狄康卡近乡夜話”第一部。

对于果戈理說来，文学活动正是他年輕时一直努力以赴的那种崇高使命的实现。

在“祖国紀事”杂志一八三〇年二月号和三月号上，刊载了果戈理的第一篇中篇小說（不署名）——“巴沙甫留克”，（又名“聖約翰节前夜”）。在一八三一年份的“北方之花”年鑑上，果戈理發表了長篇历史小說“哥薩克隊長”

(未完稿)的一章。果戈理最早的一些文学界朋友也都是在这—时期認識的；和杰尔維格同为“文学报”編輯的批評家索莫夫，詩人茹科夫斯基，批評家兼出版家普列特尼約夫。他們对这位年輕作家怀着友爱的关心，介紹他在爱国女学校(專为軍官的女兒設的一所学校)充当历史教师。

終于在一八三一年五月十九日，他得償夙願，和普希金訂交，不久就成了莫逆之交。果戈理把普希金尊为前輩、文学的导师。

果戈理迁居巴甫洛夫斯克的这件事也促成了兩位作家的接近，那地方毗鄰皇村(現在是普希金城)，一八三一年夏天普希金是住在那里的。夏天，果戈理在巴甫洛夫斯克找到了一个职位，給华西里契科娃公爵夫人的害病的兒子当家庭教师。“几乎每天晚上，”他写信告訴丹尼列夫斯基說，“我們都在一起：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和我。”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当时从事写作民間童話，而果戈理正在結束“夜話”第一部。在和普希金天天見面的印象下，果戈理在一八三一年九月十日写信給茹科夫斯基說：“……我觉得，一座純粹俄国詩歌的大廈正在聳立起来。”

一八三一年九月，“狄康卡近乡夜話”第一部問世了，不但受到作家的文学界朋友的贊美，并且也受到广大讀者的热烈欢迎。普希金对“夜話”大加贊賞。“这才是真正的欢乐，由衷的、从容不迫的、沒有矯飾、沒有矜持的欢

乐，”他写道，“有些地方是什么样的詩意！什么样的感受！这一切在我們今天的文学中是这样地卓越不凡，使我直到現在还没有清醒过来……”^①

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話”里創造了烏克蘭的形象，那是永远要在俄国文学中流傳下去的。这个極度富有抒情味道的、美丽的形象，滲透着对于祖国及其大自然的愛。烏克蘭的形象，通过美妙絕倫的、充滿詩意的風景画，首先是通过个别人物的刻画，人民的性格、他們的幽默感、勇敢精神、無憂無慮的欢乐、愛好自由等等的表現，被果戈理展示出来了。果戈理笔下的烏克蘭，以它的大自然的全部嬌媚、鮮艳和柔和，連同它的大胆而熱愛自由的人民，第一次呈现在讀者的眼前。

果戈理在人民的代表人物身上看到人类最优良的特征和品質——对祖国的愛，自尊感，活潑而清明的灵智，真正的人性和高貴。铁匠伐庫拉、格利茨柯、丹尼拉·布魯尔巴施，都是那些深深印入民間山歌和謠曲中的正面特征的体现。伐庫拉（“聖誕节前夜”）在生活的任何場合中都决不惊慌失措。他讓惡魔給自己服务，即使在女皇的皇宮里也毫不胆怯。他的行为是被对奧克桑娜的献身的愛所鼓舞的，奧克桑娜这个人物被果戈理以特別富于抒情味道的真情流露的笔調写得这样惹人憐愛。

① “普希金文集”，国家文学出版社，第一卷，一四一頁。——原注。

在“狄康卡近乡夜話”里，几乎沒有直接地写到农奴制生活，农民被地主压迫的事实。果戈理把人民描写成不是唯命是从的、馴服的，却是驕傲的、自由的，表现出他們內心的美和力量，表现出他們确信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們也不應該忘記烏克蘭人民的生活历史的特点，他們保持着热爱自由的哥薩克傳統，直到較晚的时期——十八世紀末叶才被人奴役。“五月的夜”里想戏弄可恨的村長的小伙子們，并不是一群放蕩不羈的游手好閑之徒，他們捍衛着自己的权利，他們还記得哥薩克人因以馳名的那种自由气派：“哥兒們，我們为什么是奴才？难道不跟他一样是人么？謝天謝地，我們是自由的哥薩克！伙計們，咱們得讓他知道我們是自由的哥薩克！”

当創造詩情的，充滿誘惑力的少女們的形象——“五月的夜”里的甘娜、“聖約翰节前夜”里的碧多尔卡和“聖誕节前夜”里的奧克桑娜——的时候，果戈理广泛地利用着民謠，从里面选取那些賦予女主人們的优美的、真挚的特征和彩色，有时像甘娜那么惆悵和溫柔，有时像奧克桑娜那么洋溢着意气揚揚的欢乐。

果戈理在“近乡夜話”里怀着深厚的愛描写着姑娘和小伙子們的兴高采烈的世界，尚未喪失自然感和热情的从人民中間出来的人的鮮明完美的性格。透过他的中篇小說的浪漫主义色彩，分明地凸現出了现实生活的特征，当时烏克蘭农村的絕非牧歌情調的生活的特征。

果戈理的烏克蘭中篇小說里的形象和典型，充滿着鮮明的生活色彩，輝耀着意氣揚揚的人民的幽默，絕不能與因襲常規同日而語，却是把真正的現實表達出來。我們想提一下“索羅庚采市集”的現實主義圖畫——裝扮得很年輕的、肥胖的赫美拉，她的愚蠢的丈夫索洛比雅·契列維克，愛吃甜餡餃子和饅頭、拚命勾搭赫美拉的、措辭矯飾的胆怯的神父兒子，——所有這些都是賦有充分現實的、生活的特征的形象。關於市集，它的喧嚷、人聲、裝面粉和小麥的貨車、五色繽紛挂着布匹和飾品的貨攤等等的描寫，也說明現實主義描寫的技巧已臻成熟，這種技巧後來非常有力地表現在果戈理的作品中。

果戈理在這些中篇小說里面首先表達了他在人民生活中所看到的美好的和詩情的事物。“近鄉夜話”——用別林斯基的說法，是“小俄羅斯的詩意的素描，充滿着生命和誘惑的素描。大自然所能有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平民鄉村生活所能有的一切誘人的事物，人民所能有的一切獨創的、典型的事物，都以虹一樣的彩色，閃耀在果戈理這些初期的詩情幻想里面……”^①

在“近鄉夜話”里，果戈理常常求助於荒誕之談，把魔鬼和女妖寫進小說里。可是，這是另外一種荒誕之談，跟西歐浪漫主義者的神秘論毫無共同之點。果戈理筆下的

① “別林斯基文集”，國家文學出版社，1918年版，第一卷，一四一頁。——原注。